



教育 的文化 思考

李盛德 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教育的文化思考

李盛德 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的文化思考/李盛德著. —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81092-726-0

I. ①教… II. ①李… III. ①教育—文集 IV. ①G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9855 号

教育的文化思考

李盛德 著

出版发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地 址	陕西杨凌杨武路 3 号	邮 编	712100
电 话	总编室:029—87093105	发行部	: 87093302
电子邮箱	press0809@163.com		
印 刷	陕西龙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245 千字		

ISBN 978-7-81092-726-0

定价: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写在前面

本文集是多年来教学与实践、学习与思考的结晶,汇集了关于教育、教学若干方面的实践、总结和思考。教育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话题,这个话题说也说不完,教育的观念随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地变迁,对教育的思考随人类文明的提升也在不断深入。而在如今社会的激烈竞争和快节奏的发展形势下,对教育进行思考更是教育少走弯路的有效途径。

从事教学一线工作近三十年,1996年以前对教育的认识是肤浅的、单纯的,1996年开始组织学校学生的数学建模教学以及指导学生参加数学建模竞赛,开始对素质教育给予重视,但是,说心理话,很长时间对素质教育的概念也不是清晰的。1998年6月的北京出差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收获,在北京图书大厦看到了更多以前没有看到的书籍,比如老三论、新三论的书籍,分形学、混沌理论、小波分析、进化算法,还有许多软件方面的书籍,或许是到了关心这些书籍的时候。首先,必须承认,由于水平有限以及一直作为大学公共数学一线的教师,我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细读这些书,但我又非常好奇,这里面到底说了些什么?这些思想我还是应该知道,带着好奇,就经常浏览这些书籍。

2000年以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对教育的问题考虑得也越多,但没想到困惑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许多事情似乎无法看明白,可是还想弄明白,于是,又开始了一轮思想的旅行,这便是这些文字的由来。

我深知,对于一个数学本科专业的毕业生,即便是后来研究生毕业也基本上没有读过几本人文著作。更限于水平和文字能力的有限,所以,本书必定有很多文字上的、观点上的错误和偏见,但它确实是我在前人的启发下,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期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最后,诚挚地感谢为本书的出版给予大力支持与协助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感谢大连海洋大学统战部赵乐天部长、教务处邓长辉处长和理学院张丽梅院长给予的鼓励和帮助。

目 录

人性与物性	(1)
自我的迷失	(6)
能否给一个忙碌的理由	(11)
教育的情感	(16)
人性与神性	(23)
理性疲劳	(28)
心灵的空间	(34)
发展的思考	(40)
功利文化及其影响	(44)
时间的随想	(50)
关于思想教育	(56)
人生的激情	(61)
游戏、竞赛、竞争与文化	(66)
复杂性探索的成就给我们的启示	(71)
尊重与敬畏	(76)
“尊重”的价值	(81)
静下心来学习	(86)
由学习榜样想到的	(91)
自信心从哪里来?	(95)
思维空间与文化	(99)
思维的空间	(103)
文化是基础	(106)
欲望的膨胀	(109)
知识的膨胀	(112)
思想的荒漠如何滋润知识的绿洲?	(115)
让社会更美好	(117)
关于青少年的人文关怀	(120)
参观影视城	(123)
关于过度训练	(125)
情商与智商	(128)
关于慢养与速成	(130)

再说慢养与速成	(132)
关于音乐欣赏	(135)
关于幸福观	(137)
关于幸福	(139)
关于人的冲动	(141)
关于求知欲、好奇心、审美观、道德的唤醒!	(143)
关于科学、艺术与人文(道德)	(145)
农村的教育	(147)
关于教与学	(148)
关于行业与良知	(150)
关于文化、科学与教育	(152)
关于文化的快餐化思考	(154)
关于文化底蕴	(156)
关于兴趣与审美观	(158)
关于人文素质	(160)
竞争与文明	(162)
关于和谐	(164)
关于素质教育	(166)
尊重理性	(168)
回归理性	(170)
复杂性与管理理念	(171)
竞争与浮躁	(172)
文化与世俗	(173)
跟踪与模仿	(174)
理性疲劳与激情培养	(176)
迷惘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177)
小学与幼儿园	(178)
教育家办学	(179)
社会进步了	(180)
关于公众文化素质	(181)
关于审美	(182)
有感于管理的错位	(183)
苦学生	(184)
大学的教育	(185)
关于智力游戏	(186)
参考文献	(188)

人性与物性

人类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应该是人作为人的人性或者说作为人的尊严得到了尊重,这样,也就有了自我独立的思维意识,并在对社会变迁的考察、体验中确立理性的价值观念,逐渐进化并形成文明社会的基础。具有自我独立的思维意识的个体保持着相对自由的个性的选择能力、保证社会进化的多样性、也保持着进化的活力,因为,终究,“人”与“物”有别,“人性”鲜明地区别于“物性”。

托马斯·杰弗逊曾说过:“自由是选择的权利,是为自己创造不同选择的权利,倘若没有选择,无法创造,人就不成其为人,而是一种物,一种器具,一种东西。”这又是人性区别于物性的主要之点,不过,自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无政府主义而被诟病,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世界的复杂性,物质是复杂性的、思维也是复杂性的,复杂性面前必然面对选择,这样就应该承认选择的必要性,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机会、机遇,没有选择,就进入了机械理性的简单循环之中,意味着僵化的未来。选择的前提是有一定的自由度,可完全的自由是有危害的,自由需要理性的指导。

按复杂性探索揭示的道理,理性不等于确定性,更有别于机械性,所以理性一定是包容人性的,否则就势必走向僵化,而理性的这种非确定性意味着选择的意义所在,理性的这种非确定性也意味着世界上处处有对立的真理存在,或者说,千万不要过于简单地排他。众所周知,无论是苏格拉底、笛卡尔、斯宾诺莎的理性,还是康德的理性都包含对人性的尊重,离开人性的理性是机械的决定论,而普里戈金的理性更是渗透了不确定性,于是,理性启蒙促进思维层次更加丰富,促进多层次文化的繁荣、发展,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我们的生存环境中理性的解释以及效应,这是十分必要的。当生存环境中对理性的认识出现歧义,这个环境或许会出现诸多的不适应表现。

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这没错,但是生命的进化、思维意识的进化,即便时间有始点,历经漫长变迁,历经无数荆棘与磨难,不仅每一个生命值得崇敬,思维意识的功能也是不可全知,更值得有科学意识的人类自身的尊重,于是,也必须把人性区别于物性。如果不能实现有效的区分,就会制约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

一种比较优越的文化环境应该能够使各种知识、思想融合,并相互沟通、启



发,这样也就避免了诸多分歧的壁垒的形成,或许就容纳了个性,适合更高一层次的理性的形成。然而,文化的元素丰富了,进化就会更有优越性。而我们目前,无论如何看,知识的壁垒、学科的壁垒已经过于坚实,多年来知识界致力于渗透、打通,但似乎收效不大,原因是选择的可能性、选择的机会太少,可是选择的机会在哪里?为什么缺少?根源或许还是在于我们的文化环境以及体制的制约,在于在这个文化环境下延续下来的思维习惯,在于这种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世界观。中国的传统文化总是有个大一统的框架,学校教育的意识、社会对待人的选择的反映等都在压缩个人的自由选择的空间,这种趋势导致的就是确定性僵化趋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雷德里克·哈耶克曾说过:“倘若凡是我们不知道原因的事情,或者提供不了正当理由的事情我们都不再做下去,那我们恐怕是活不长了。”你可以认为这种观点过于自由、盲目、随意、无目的、无价值(或者说,行为的效果无法预期,而进行的无用的选择),但大家都做出有用的、确定无误的选择,不仅仅会引发竞争的惨烈、功利化的形成,而且会导致人类文化僵化,选择的机会也会少之又少,创新的机会也随之减少。泰戈尔的著名诗歌《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蕴涵着距离最远的两个事物,都会有密切的深层次的联系,可是,距离那么远,按我们现在的文化习惯,肯定几乎没有人去追究它们的关系,那么,这些美丽的“明珠”又怎么能被发现?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摒弃冒险、在选择上注重功用,说的文雅一点,这叫做正派,说的俗一点,似乎有些贪婪,在对人文文化尤其是艺术欣赏还不能给出足够的重视,对选择的理由、目的、预期的解释涉及审美价值观的定位,如此种种已使我们选择更加趋向机械理性。另一方面,人类意识的进化到底有多少底牌为我们所不知,我们面前的思维从多大程度上解释了意识的秘密,从复杂性科学的意义上讲,我们确实不能太乐观,因为乐观就有武断的可能,就有违背科学的可能,就会出现对人性的不尊重。

人类思维对象的层次随着社会的变迁、知识的爆炸、竞争的激烈而越来越庞杂,人类思维的对象集合越来越大,这样的复杂对象环境里如果让机器去应对肯定应付不了,可是人类却可以游离在其中、发挥人类思维的优势与特点,表明人类的思维意识、信息处理的能力。所以,人类确实有其独到之处,是区别于机器思维的,而这种区别如何正确的利用,这是方法论的问题,但最起码由复杂性探索的启示可以告诉我们,必须对其给予重视,这涉及我们如何认识人的能力、挖掘人的潜能。我们说,数、理、科学等处于最基础层次、对象最确定、逻辑最严密,有更多的确定性成分的支配,甚至接近于机器思维,与人的直觉思维、直觉逻辑、直觉认识方式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对这种对象的认识,需要相当的理性思维,在这样的认识过程中,需要相当的意志力,即便是其中包含很多的美感,也都是比较高深层次上的,对一般人似乎不容易接受,这是事实,而意识的思维起初是处于相对较高层面、人性化思维的层面。虽然理性包容人性于

其中,但现阶段的情况正如埃德加·莫兰所说的那样:“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物理学的、生物学的、心理学的、社会的知识,科学愈益广泛地使经验的和逻辑的检验方法占据了主要地位,理性的光明似乎把迷信和蒙昧压制到了精神的最底层,但是在各处,谬误、无知、盲目跟随我们的认识同时进展。”更有甚者,由于利益的问题、竞争的问题以及科学研究的效益,使得社会空前关注科学(特别是硬科学)的发展,而不审慎考虑其本身以及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于是,认识总是走在策略、战略的后面,人性就往往是被物性所制约,文明经常受制于伪装的野蛮,无知、蒙昧、盲目就是不可避免,于是,便逐渐使人们逼近认识对象的底层,然而,愈是接近底层,就越接近物性。如果说,我们注重科学,有一个科学的态度,那最起码说来,这种态度是片面的,他有可能压制了人性,因为我们还没有顾及到社会的平衡发展,人性的各个层面的协调。

再有,一些过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意识,会有偏向于机械思维的倾向,也就是过度机械化的训练,不但没有强化人性,反倒偏向了物性,甚至有偏废的危险。由此联想到我们的教育,孩提时期应该是对这个世界外表新奇而倍有好奇感的时期,虽然理性思维并不成熟,天性里弥漫的都是感官的认识,但凭这些已经足够唤起孩子终生的生活动力。可遗憾的是,由于在人性 and 物性上不能平衡,孩子过早的失去天性,失去对人生的动力。

复杂性科学研究表明:“我们正在目睹一种科学的诞生,这种科学不再局限于理想化和简单化的情形,而是反映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他把我们和我们的创造性都视为在自然的所有层面上呈现出来的一个基本趋势。”

在工业社会以前,技术不发达,人类生活限于初级形式,对于底层的认识粗浅,科学与艺术更专注于追求真善美的意识层次上,对单纯的利益的追求成分较低,思维意识中更多集中于人的本能。工业社会兴起,人们突然感到科学能够带来超预期的效益与利益,一种追求欲望的冲动是必然的,但后果必然带来思维的专注点的迁移,从而,由认识对象的限定转向专注于客观对象、专注于底层,思维也必然转向机械理性,人性削弱、物性增强。若单单从文明和野蛮上区分,科学并没有在使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和灾难,于是,只专注于底层思维,野蛮不会转变为文明,所以,各个层面上的思维、人性的思维认识的完整性是必需的。

朴素的科学观念总是想把更多的学科领域纳入硬科学的框架(至少对意识领域轻视),可愈是如此,便愈是接近物性或是机械理性,愈是限制了意识的主体作用,若干年前,在计算机开始普及之初,有一个潮流,叫做:一切科学数学化、数学科学计算化、计算科学软件化,这似乎更像是对科学的一种蒙昧的意识,可怕的是这种潮流,对于对科学缺乏整体认识的群体的冲击的后果可能是很严重的,宇宙中的事物都是密切联系着的,都说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深层次的理性上面是分不开的,当然,在底层自然是不相及,如果在思维的框架上存在意



识的空白区,那么,后果是可怕的。

当我们只沉溺于最底层的一个枝节上的成就而自豪的时候,却忽略了上层错综复杂的联系,而不能纵览全局,这或许就是今天社会道德整体迷失的一个原因。

埃德加·莫兰在《复杂性思想导论》中提到:“关于人的科学,既没有把人类现象扎根于自然宇宙的基础、也没有适于理解把人区别于所有已知的其他自然现象的极端复杂性的方法,它的解释框架仍旧是十九世纪物理学的解释框架,而它隐含的意识形态仍旧是基督教的和西方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人的超自然性,……,他们中一个轧碎差异性而把他们引导到简单的统一性,另一个由于只看到差异性而遮蔽统一性。”埃德加·莫兰致力于整合两派的真理,寻求超越彼此的两者选择,经典科学确定论体系确立之前,人的超自然性占据统治地位。不可否认,经典科学确定论的发展在把这种超自然性不断贬低的同时,在意识形态中不断地加强着人的“物化”作用,不得不担心严重“物化”的危害,因为,它可能把复杂的系统内涵简单化,这样是否有些武断?不过,复杂性探索在20世纪中叶的进展研究动摇了传统的确定性科学体系的坚定信念。这应该是很了不起的,复杂性思想对传统的思维以及意识形态必将起到调整作用,正如埃德加·莫兰在《复杂性思想导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复杂性思想不是认识意外之事的秘诀,但是,它使我们变得谨慎、小心,使我们不要在确定论观念造成得表面的机械的和平稳的氛围中昏睡,它向我们表明不要自我封闭在现代主义的思想之中,根据这种思想现在发生的事情将无限期地持续发生下去,人们枉然地了解所有在世界历史上和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的重要事情都是完全出乎意料这一事实,而继续地像今后任何意外都不会发生似的那样生活,撼醒这种精神的怠惰,这就是复杂性思想给出的一个训诫。”

物质世界是一个永恒的进化的世界,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但意识的世界、灵魂的世界毕竟还有其内容,生命一经进化,就有了感觉,由感觉带来自我保护,而也正是因为感觉,才带来了意识,带来了生命体相互之间的微妙关系。自我保护必然有自私的成分,因为保持生命的延续是感觉的作用,但这种自我保护带来的不完全是自私,还有妥协,甚至是利他,这是意识的理性所呈现的,于是,便促进了社会的不断文明,最起码这种文明的协议在生命的同类之间不断达成。因而,在生命体与非生命体之间,就有了关爱生命的高尚情感,连动物都有情感,因为这种情感对生命体来说是需要的。缺少了这种情感就是麻木,就必然造就野蛮。至于论及生命中的人类,其进化速度超过了其他生命种类,具有了对生命的预期以及创造预期的能力,而其他生命种类没有预期或者无法实现预期的能力,这也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生命体的感知必将支配生命体的行为,逐步进化了思维、心理,只不过人类进化的快,思维更发达,从而逐渐形成了丰富的意识世界,正因为如此,才使人



类远远区别于其他生命种类,而形成了鲜明的人类的特性——人性。于是,对这个特殊的群体所进行的思维,就必须尊重人性,否则就会出现错误,甚至造成危害。尽管唯物主义者主张的物质第一性,但还确实不能忽略人的意识——人性。

机械,或说工具,是在重复着朴素的机械思维,由此,重复着简单的行为,构成了机械理性或者说是工具理性,生命的底端,生物链的下游,也是如此,当它们成为猎物、成为工具,就只有重复这种简单的工具思维、工具理性,对生命本身甚至是残忍的,并制约了其思维的进化,作为同类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也必然呈现出不同层次相互间的关系。于是,这种关系在早期社会表现的就是野蛮,但是,人类思维的进化,毕竟还是进化出了良知、怜悯、同情,最起码对同类是如此,对异类有时是顾不了那么多而已,同时也进化出一种对稳定、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这是人类的高级思维意识所独具的优势。历史的进展也确实如此,美好毕竟要代替邪恶,文明毕竟要代替野蛮,因为文明是美好的象征,但在通向文明的路途中,我们必须承认,自然的秘密是无穷无尽的,不是朴实的自然理性、机械理性就能描述的,承认了这一点或许才是科学的态度,人类作为生物链的高端,人类的理性或者说人性,对自然就起到了绝对的控制作用。如何正确理解、认识人性,如何做到尊重人性,确实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从机械到物到人类,对应到机械理性、物质理性、人类理性,是一个逐渐高级的过程。

如今,纵使有形势所迫,激烈竞争所至,但在思想深处、思维层面,我们又有多少意识,去努力改进?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做哪些功课?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利时的理论物理学家、化学家、哲学家伊利亚·普里戈金曾说过:“认识自然始终是西方思想的基本目标之一,然而,不应把认识自然与控制自然等同起来,自以为了解他的奴隶,因为奴隶们服从他的命令,这样的奴隶主是盲目的。”



自我的迷失

“生命始自最最根本的目标,生存与繁殖,35亿年来,生物体从前寒武纪一路生存繁衍成了我们,从细菌马不停蹄地进化成了大脑,其间,遭受了无数来自地球内外的攻击,还经历了至少6次大规模的灭绝,在这漫长的旅程中,地球上的生命,很容易就玩完了,而且以后再不会出现。”这是迈克尔·舍默在《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一书中所提到的理论。这段文字,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生命延续的艰难,其次,生命体的本性——生存与繁殖,如果说生存有许多的成分是自己,那么,繁殖也可以说有许多是为了社会,其实,为自己、为他人是交织在一起的,另外,生存的艰难、生命的坚强,活着的艰辛与风险不得不让我们对生命体肃然起敬,这便是书中的另一句话:“诚如达尔文在其1859年出版的不朽的名著《物种的起源》倒数第二段所写:‘当我们把一切生物不看做是特别的创造物,而看做是远在寒武系第一层沉积下来以前就生活着的某些少数生物的直系后代时,在我眼中,他们变得高贵了。’感觉高贵是一种愉悦的情绪。”这又不得不让我们深刻地感到,回归到本质、本原的时候,我们的心胸会有多么的开阔与包容、愉悦,更加让我们感到我们必须还给生命体一份尊重,为了这份尊重及其效果,我们的文化就需要更多内涵的、深刻的、本原的成分,否则,人们的思维就会只局限于单纯的生存与繁殖的表面层次上,而深深地陷入现阶段的、功利的竞争局面。诚然,生命中有些竞争确实残酷,但随着思维的进化、文明的进步,已经逐步摆脱野蛮,在思维进化的过程中,文明的层次毕竟越来越高,而提高关键在于,人们对本原越来越清晰,社会对人性越来越尊重,这样才能使人的思维回归到人的问题上,回归到自然的本质上,产生更多理性的思维,减少一些偏激的情感。然而,如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或许还是自我的迷失,也就是越来越弄不清楚我们自己是怎么回事(尽管这是个难题,但还是别太离谱),于是,更多地纠结于存在的现今,纠结于生存和繁殖的表面的物性,而可怕的是,如果再带有一种表面的、泛化的、急躁的、不太讲理的情绪的蔓延,就会更加让自我迷失,自我的迷失对于社会的进化来说或许是一种弯路,或许还会引发一场灾难。

让世界更美好,其实包含了很多内涵,都是服务于生存与繁殖的目标,比如,让一般的人比较幸福地活着,这就必须正确理解幸福的含义,让每个人有较高的素质,这又必须要有良好的教育,使人们能够树立正确的审美价值观,让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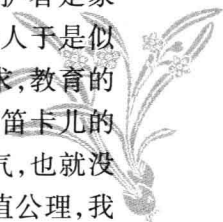


会有一个很好的制度,造就一个和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可是这又牵涉到制度、文化、人性的和谐问题,做到人性化而不是神性化,至少在有限时间内是如此,社会是人的社会,思维是人的思维,只有每个人素质的提高才是整体的提高,才能使社会文明,才容易堵住犯罪的根源,做到治本,否则,就会出现目前廉正措施与贪官、工商执法员和违法商贩、警察和小偷这样普遍的矛盾,一直在发生,但鲜见有减少的现象。

文化、精神、反思是维持自我的血脉,而幸福、财富都是表面的表现,可有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那么多次农民起义,似乎总有一个目标是均贫富,分财富,可是却没有均素质、分素质的,殊不知,财富的背后是什么,长久的财富背后一定是文化、精神的支撑,不仅没有均素质和分素质的,反倒每一次似乎都成为了文化的一次劫难,即便只是分了财富、均了贫富,没有了下文,又能怎么样?思维又一次回到了原点,于是,便反复地演绎了一出又一出的戏剧,只是,无论如何演义,贫还是贫,富也不能长久。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当初的贫穷,于是,致富基本上成了唯一的主题,但对文化、精神、素质这些背后的东西仍然关心不足甚至顾及不到,因而,和谐的成色就不足了,这些建立不起来,贫瘠了文化,贫瘠了精神、素质,即便财富也或许只能是短命的,因为文化、精神、素质武装的自我没有真正的回来。

缺乏了基于理性的独立自我的意识,审美价值观就必然有偏差,这至少会产生三种风险,其一,鉴别能力的缺失,人云亦云,失去做人原则,鲁莽从事;其二,思维狭义,只能照顾到眼前,不可能有全局观、长久观念;其三,失去思维的自觉能力,形成思维的惰性,从而失去创造力,社会也会失去活力。其中,第一条的危害主要是盲从,会演化为大范围的非理性的危险;第二条的危害在于危及道德的建设,使道德滑坡,因为没有一种自我的力量来约束个人对道德准则的维护,小范围上依靠的是人性的良知,恻隐之心还可以维持道德的底线,但大范围的事情是顾不得的;第三条的危害在于它会泯灭个性,失去创造力,使得社会进化过程的先进基因单一、匮乏,而影响遗传的质量。可是,要避免这些危害,人的定力(来自深层次的)是至关重要的。如何让人不至于盲从(特别是知识层次的人,号称有知识,又不盲从,更是重要),如何既让人们能照顾到更多、更大范围上的利益,又能发挥自我的创造力,社会的环境、制度,起到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传统文化很讲究伦理秩序、关系、层次,而这种秩序的维护者是家长,传统文化在教给民众做人的准则让人自觉来维护这个秩序,每个人于是似乎都有定位。如果对现状不满足,个体可以按圣贤的思维去努力追求,教育的思维基本上是圣贤思维的最高指示,而苏格拉底式的教育无法建立,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观点似乎无法建立起来,至少是缺少独立思维的勇气,也就没有多少独立思维,社会似乎已经预设了思维公理、行为公理、审美价值公理,我



们就不需要去反思、去怀疑,只要按这种思维努力去做就是,否则,似乎只能引起混乱,可长久如此,思维中反思的惰性、独立思维的惰性就会蔓延,从文化到教育到伦理,自我的思维意识逐渐迷失。

有人说,中国人的普遍思维就是升官、发财,虽然这话过于实在,但这话细分析似乎有道理,社会框架是明摆着的,个体对自身的不满足,获得利益的最好方式和途径,就是升官、发财。这也加重了自我思维迷失的程度,逐渐地,在思维的领域里,声音不嘈杂,对秩序的维护,也使统治阶级权力影响越来越大。

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有维持其稳定的秩序,有人认为,我们的社会维持更重伦理,于是,中国人重视处世哲学,而不注重宗教,因为处世哲学谈论的是关系,框架之内的关系,这正好符合中国社会的情形,宗教似乎在人作为独立的人来进行思维时,才能更充分的涉及思维领域,而西方发达社会人们会在普世价值框架下,更重视规则。规则是在道德价值下,法律、法规所不可违背的,在这个框架下,人人平等,似乎人情、亲情、官位、个性也都必须维护这个规则。在这个规则框架下,个性的、回归本原的、理性化的独立思维相对于伦理秩序就会比较明突出,当然,个性化也会带来自由的危害,但回归本原的、理性的、独立的思维却可以维护社会的规则,也可以带来思维、精神的碰撞发展,带来文化、文明的繁荣。于是,西方人不必考虑更多的处世哲学,独立的思维使他们更关心宗教。

凡事,有利也有弊,我们的社会秩序有其优势,但人们花在处世哲学上的精力也确实太多,不免让人感觉有些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于此,就丢失了更多自我反思与独立的意识,只是忙忙碌碌地穿梭于现实之间,在感觉累的同时,开始考虑幸福观的问题,这也就是自然的了。

道德滑坡似乎是所有人对现今社会的评价,尽管传统文化一直在强调道德,政府花在文化、教育上的用于改善社会民众道德的精力很多,但就是效果不佳,为什么会这样?尽管我们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不可避免地疏忽道德,但还是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社会发出了若干声讨道德低下的声音,其实,道德问题已经蔓延至社会的各个层面,似乎已经不能简单地谴责,因为深层次的文化、体制问题造成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堵截,而是引导的问题。所以,不能轻易指责民众的道德问题,那或许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道德,似乎在人具有独立的、理性的、本原的自我思维意识时才能够更充分地、比较长久地体现出来,似乎是经过反思、经过对人生本质的认识、经过对幸福的认识的真正回味,才能够真正明白,而不是靠朴实的情感、靠一时本能的恻隐之心、靠一时的良心发现能够维持的。所以,社会的稳定在于社会人的内心本原的素质,这就离不开人性的光辉,任何偏离人性的情绪是不利于道德的建设的。哲学家斯宾诺莎有一段对人性的评述:“我大概要用我们在研究数学时所具有的自由精神,来探究这一科学的主题。我万般小心,对于人类的行为,我

不嘲笑、不哀叹、不谴责,只尝试去理解;最终,我把爱、恨、怒、妒、野心、怜悯等情绪,还有其他各种思想的波动,不再当成人性的缺陷,而是,好像冷、热、风、雷一般的自然属性。”迈克尔·舍默,将其作为其著作《当经济学遇上心理学和生物学》的指导原则之一。别的不说,但作为研究、作为真理的探究、作为教育、作为育人,这样的态度实在难得。我们的教育观念确实有很大的差距。

人的本性是有弱点的,那是因为人生都是有目的的,为了这些目的,就免不了冲突,免不了要犯错误,有两种方法可以尽量避免或减少错误,一是法律的惩治,另一个是自我意识的避免。前者需要社会的真正的法制,以理服人、以法服人,做不到的话,或许就会适得其反,不仅不能服人,还会衍生一种对抗的情绪;后者需要优良的文化环境,或许会使得人性的这些弱点靠独立的人格、反思、自我保护意识来克服,这种情况下社会就可能出现一种良性繁衍。于是,基于理性、人性、本原的独立自我意识的强化,不仅不会带来自由主义泛滥,还必然会带来道德上的进步,真正的自由主义应该是反理性、反人性的。

在单纯的一个小范围内公平、道德的遵守规则是不需要太高的思想水平的,引起的利益冲突、利益损失也不会太大,即便有,也容易相互补偿、化解。可是,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公平、道德的遵守规则就需要很高的思想水平,这时引起的利益冲突、利益损失会很大,而且这种冲突和损失由于人性本质特点,会产生传播、震动的效应,使人生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利益的注意上,引起的问题自然会更多。因此,在一个庞大的系统中,强调高度和谐、高度一致似乎是不太可能的。近年来,出现的一种素质拓展训练,其中有一个项目是,众人一排,各用食指一起托起一个很轻的横竿,要求是每个人用食指支撑横竿,整个过程中食指不许离开横竿,大家一起协作逐渐把横竿放下来,可奇怪的是,几乎没有做成这个实验的,而且横竿不降反升,反倒转向反面,原因应该是人们自身对这种操作不可能做到精确地控制,这是这个活动中人的特点所决定的,埋怨谁都没有用,如果真能把实验做成,估计花费的精力和损失一定很多。由此联想到当今的社会,我们虽然可以抱怨公众素质低下,但似乎还怪不得谁,因为人活着的底线是生存。要改变也必须从把人作为人,增强人的主体意识、独立思维、反思的能力,从改变社会进化分子的作用出发,逐渐做出改变,逐步体现出来,这就更需要社会良好、完善的法律、法规得到认可,以保障人的利益,促使总体素质的提高,使社会在人心层面上稳定。

如今,社会的教育似乎在一味地追求智商和情商,可是根基上的东西注意了多少,确实是个问题。智商的概念不知道从何时提起的,但智慧的概念确实很古老,因为,那代表了人类的不朽的奋斗所获得的精髓。只要有一点知识的人,一定能判断出智慧不等于智商,智商应该是大脑先天具有的以及后天训练的,对问题的反应机制的测量,而这种机制如何正确训练,如何能够接受人类的智慧,那又与社会文化、精神层次有关系。空有智商,而没有独立思维意识、思



维或许会更机械。

还有一个情商的问题,情商是一个历史不长的概念,但是,在人性不能做到尊重,法制不太健全的社会,独立的人性思维意识没有建立起来,正确的审美价值观缺失的情况下,越是提倡情商恐怕就越会使个性迷失、道德迷失,带来更多的问题。

由于不能合理地注重智商和情商的开发,于是,非文化、非文明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学习的内容、训练的内容客观上起到了人的物性的强化的作用,而不是人性的强化,所以,激进的、功利的、机械的思维就处处存在,加速了人性的迷失、自我的迷失。

而对智商和情商如此强化,其中很重要的两个原因,一是来自于竞争的压力;二是来自于体制性功利。

这又触及教育的另一个问题,重视人性化还是物性化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教育越来越强化了人作为物的物性。可以说这是竞争的结果,竞争带来的副作用是对人的训练,似乎不是把人作为人,而是作为物、作为机器,不断强化,不知道将来人到底能否承得受了,说得文明些,这叫做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说得俗一些,这是追求利益而不顾人性,而且这种强化似乎已经进入太多的领域。

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提到:“达尔文主义讲的是一种全体规模的自由竞争,不过,正统派经济学里,自由竞争是一个受法律限制所束缚的非常人为的概念。”很显然,从动物类的竞争看达尔文主义所描述的竞争,确实具有自由性、甚至更惨烈。但从文明的人类的竞争看正统经济学中的竞争观念,就应该能体现出人性的思维作用。

如果认可文明人类的竞争也是惨烈的,同时,也就有放弃了人性的危险,对惨烈的竞争的认可,那就自然会允许道德的滑坡。竞争到惨烈的程度,还有多大力度维护道德?文明人类如何面对这样的竞争?看来这个矛盾应该解决。不过,无论如何,文明替代野蛮是必然,人是会思维的,不同于动物,所以文明人类的竞争也必须文明,这就必须要依赖于回归理性的自我。

当独立的、理性的、本原的思维获得尊重的时候,社会或许就会更理性一些,功利性就会减少一些。



能否给一个忙碌的理由

现在大学里的老师一般都认为:只要学生比较认真的学习,通过考试都没问题,压力并不大,可是却总有不少学生就是不能进入状态,反倒提出:我们学这些有什么用?能给我们一个忙碌的理由吗?于是,老师的抱怨和学生的抱怨总是不能休止,教师一般是按着现实教育思想、内容、方式进行教学,由于传统与体制的原因即便出格也出不到哪儿去,况且,教师一般自认为有知识、有经验,会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学生。而作为教学的主体:学生,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却要面对理性与现实、人性与神性的矛盾,特别是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个性的唤醒,以及诸多社会问题突现的时代更是如此,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实际上可能无法体会,而对于比较传统一些的教育者,就更不容易体会。不过,主体的觉醒,还是反映了人性必定是要被尊重的,就像劳动一定要被尊重一样,学习作为一种付出也是要被尊重的,而老师、学生、体制之间的矛盾,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的提升,需要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

我们不免要考虑促使教育转型、改革的动力是教育的主体(学生)还是提供教育服务的教育部门和教师,应该说,学生的抵触所凸显的是教育的根基问题。然而,学生不一定会表达,只能采用被动或无声的抵抗,这恰恰表达了根基上的、必须重视的矛盾。

我们的教育在乎什么?学校在乎什么?教师在乎什么?家长在乎什么?学生又在乎什么?我们的教育似乎更在乎生存本领教育,尤其是多年来生存环境变差、基本教育上的欠账,生存竞争的加剧,使得学校、老师、家长、学生都处在紧张、惶恐的情绪中,于是,本来就功利的文化,变得愈加功利,甚至没有时间去面对、思考社会、人生的一些基本问题,一味重视科学教育,轻视人文、艺术教育,本来应该成为教育主体的学生,却只能是教育的承受者,作为人的本身的潜力似乎不容易被挖掘出来。

从传统上来说,教师的作用是传道、授业、解惑,单从表面上看就有些沉重,对于青少年天真的头脑来说,似乎过于正统。首先,传道,到底能不能传出道理(世界本身的道理);授业,能不能让学生有生存的本领(这要看我们教什么、怎么教);解惑,到底能不能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消除学生心中各个方面的疑惑。如果这些作用的实际效果低于学生的预期,或者远远低于学生的预期,学生还会认真地接受这种教育吗?如果这些作用所通过的手段、过程超出一般人